可敬者

安德肋·白德美

ANDREW BELTRAMI

(1870-1897)

I. 童年生活

家庭生活

奧美良(Omegna)是個位於意大利北部奧爾塔湖畔(Lake Orta)的小鎮，景色如畫。1870年6月24日，安德肋·白德美在這裡出生，是家有十兄弟姊妹的長子。他父親安東尼(Anthony)是個誠實勤奮的商人，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深受鎮上居民尊重。母親佳琳(Catherine)也是個虔敬的女士，親自養育子女長大成人。她每天祈禱，祈求天主寧可召回她的子女，也不要讓他們長大後成為缺乏信德的人。

安德肋性情魯莽，經常鬧惡作劇惹麻煩，不聽別人勸阻。一次，安德肋的老師對他說：「如果你再開這種玩笑，上主不會帶你到天堂。」他立即答說：「那麼我到聖母那裡去。」

「你認為聖母會幫你這種頑童嗎？」「那麼，我便去找聖類斯，告訴他我要像他那麼善良，他會幫助我的。」安德肋十歲時初領聖體，不久也領受堅振聖事。

中學生涯

康迪書院：安德肋修畢小學課程後，入讀奧美良的康迪書院(Conti College)的日校班。這為他非常不幸，因為這所學校以世俗方式管理，道德風氣欠佳。安德肋正處於最易受影響的年齡，多次因看到同伴不負責的放縱行為而感到震驚。幸好，溫良的母親給他良好影響，使這早熟和活潑的孩子免於誤入歧途。安德肋也有其他優點。他性格率直誠實，是就說是，非就說非，不喜歡虛偽和表裡不一的行為。他的另一個優點，就是愛護貧苦者。他為窮人儲下積蓄，一有機會便興高采烈地布施給他們。

冷照的慈幼會學校：他在康迪書院的學年結束時，成績優秀。這個青年非常聰敏，因此父母希望他入讀更好的學校。他們是《慈青通訊》(Salesian Bulletin)的忠實讀者，從雜誌得知冷照(Lanzo)有一所慈幼會學校，位於杜林附近，最後決定讓安德肋在1883年秋季開始的新學年入讀這所學校。

1883年10月24日，年青的安德肋抵達冷照。他預感人生的新階段將要展開。這裡有活潑的餘暇活動，師生關係良好，還有親切的「晚訓」，安德肋很喜歡這

裡，很快便適應過來。數天後，他寫信給父母說：「我喜歡這學校。我衷心感謝你們為我所作的一切。」然而，他並非事事如意。數天後，負責紀律的訓導老師責備他，負責神修事宜的傳道員神父也勸他勤領聖事，以增強意志。安德肋加入聖體善會(Sodality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)，學習團體合作的重要性。他也學懂謹守院規，並培養使徒精神和領導才能。因此，安德肋在冷照首年，已在友伴間擔任領導角色。

品德培育：在冷照，聖母敬禮是青年神修生活的主要部分。安德肋奉獻給聖母，亦領了聖衣。冷照會院有優秀的長上，全部由鮑思高神父親自培訓，而鮑聖非常重視品德培育。他們常引用本雅明·富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)及韋克托·艾法利(Victor Alfieri)等偉人作例子，指他們的偉大不僅在於才智過人，最重要的是嚴謹善用時間和具備堅強意志。安德肋在慈幼會學校學習許多實用的原則，例如「善用時間」(*serva tempus*)、「全情投入」(*age quod agis*)等。因此，他在課堂絕不浪費時間，即使在玩樂時也全情投入各種遊戲。他離開學校後，一位長上寫道：「安德肋離開冷照後，我們感到所有娛樂活動的中心人物也離開了，這是學校真正的損失。」

轉變：這樣的生活使年青的安德肋真正改變過來，以致他回家度暑假時，母親說：「我幾乎認不出他。這一年的改變真大啊！他養成好習慣，按時散步、實踐敬禮神工，而且花時間讀很多書。」小鎮的所有人也發現，他對兄弟和友伴有良好的影響。

安德肋歡度假期後，在 10 月返回學校，獲准跳級，而且很快名列前茅。鮑思高神父不僅要青年作虔誠的基督徒，他說：「教會需要聖人和使徒。」冷照會院掌握每個機會，向青年灌輸這種理想。其中一次，就是賈烈勞神父到訪。賈烈勞神父詳述他在南美洲為原住民推行的各種使徒活動，並讚揚傳教士的召叫是何等偉大。那天開始，傳教話題流行了一段時間，甚至地理課也用作宣揚傳教事業。

安德肋在學校第二年，開始恭敬聖體，更加勤領聖事，而且在聖母月更是每天領聖體。他每週五實踐恭敬耶穌聖心的特別敬禮。他虔誠勤奮，在第二學年結束時，贏得大量校內榮譽和獎項。在接下來的假期，他學習希臘文法，並再次獲准連跳兩級。人文學課程一般需要五年方可完成，但他三年便修畢了。

II. 慈幼會聖召

1. 不作教區神父

安德肋的中學課程將要完成時，他很自然想到自己的未來。他已考慮司鐸生活

一段時間。他父親不會阻止他作教區司鐸。事實上，就人性觀點而言，尤其在那個時代，鮑思高神父追隨者的生活並非特別吸引，反而不受歡迎。慈幼會的生活很艱苦。許多人認為，只有習慣刻苦生活的農民才可忍受這種生活。鮑思高神父的神子生活窮困，這是眾所周知的，有些人甚至把衣著光鮮的堂區神父與襤褸勤奮的慈幼會會士作對比，慈幼會會士常穿著褪色的長袍和修補多次的鞋子，好像不在乎司鐸的儀容。因此，安德肋起初深受教區司鐸的生活吸引。他的本堂神父也這樣鼓勵他，還願意作出所需安排，讓他獲教區神學院取錄。儘管如此，安德肋感到應放下其他考慮，選擇較艱苦的道路。他與鮑思高神父坦誠交談後，感到較傾向慈幼會的生活方式。他在學校的退省熱切祈禱，但仍猶豫不決，未能作出最後決定。

一天，學期將近結束，安德肋與院長桂達奧神父(Fr. Guidazio)見面。神父慈祥地聆聽這個青年的說話後，帶他到窗旁眺望操場，把操場的情景指給他看。安德肋看見幾個慈幼會神父身穿長袍，捲起衣袖，滿頭大汗，另有幾個神職修士帶領數以百計喧鬧活潑的青年玩遊戲，他們玩得興高采烈，看得安德肋入迷了。這些年青的慈幼會會士非常艱苦，但值得效法。他離開窗旁，對院長說：「我想通了。我要作慈幼會會士！」他不再猶豫，寫信告知母親他的決定。她回信說，只要他持之以恆，不是一時衝動，她不會反對他的決定。

面對困難

安德肋追隨聖召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。他曾寫信給神師說：

「上主鼓舞了我，使我深信面前只有一條路，就是成為慈幼會會士。聽到他親密地發出命令，我不能再猶豫……親愛的父親，你也知道天主賜我聰明才智，我在班裡總是名列前茅……我談論成功，只是要說明世俗如何以輝煌的事業成就誘惑我；然而，那聲音縈繞不散，一直催迫我——你必須成為慈幼會會士！……在學校裡，青年對初學生有各種古怪的看法和偏見，我也和他們一樣。可是，內心的聲音仍然強而有力：『你必須成為慈幼會會士。』」

「我是家中長子，獲得眾人寵愛。我媽媽首次聽到我有意加入慈幼會時，立即哭起來。其後，恩寵使她改變，她總是鼓勵我……我爸爸在最後一刻反口，不同意我的決定，我只好痛苦地與媽媽一同離家。後來父親的想法改變，同意我的決定。」

安德肋的聖召並不平凡，我們也會認同為他撰寫傳記的巴利士神父(Fr. Barberis)所說，安德肋·白德美是天主賜給早期慈幼會其中一份最珍貴的禮物。

回家歡度最後假期

年青的安德肋對朋友說，他入讀初學院前，必會盡情歡度假期。他真的這樣作

了。他最喜歡划船、游泳及登山。他的朋友說：「他的泳術高超，划船技巧勝過專業運動員。」他認為登山不僅是娛樂，也能鍛鍊體格，亦有益心靈。他寫道：「群山積雪蓋頂、高聳入雲，面對矗立有如巨人的高山峻嶺，我實在感到渺小……就像天主創造它們，是爲了顯示祂的偉大和永恆。」

遠足絕不影響他實踐神工，他總是忠實地實行敬禮，值得效法。一次，他在遠足時，爲及時趕到鄰村聖堂參加感恩祭，徹夜不眠地趕路。在列品調查進行期間，他的兄弟若瑟詳述安德肋的一次神秘經驗。他們一群人在山間愉快漫步，到了回家時間，他們到處也找不著安德肋。最後，他的兄弟在聖方濟小堂找到他。他的兄弟憶述：「他跪在那裡，完全投入祈禱。我叫喚他兩次，拍拍他的肩膀，但他像沒有察覺我的臨在。最後，我得用力輕推他，他才轉過身來，問我是否應回去了……」他的兄弟相信，安德肋在那裡最少逗留了三個小時。安德肋回家後，躲在房內閱讀神修讀物良久。他母親記得，他每天也到堂區聖堂朝拜聖體。

年青的白德美並非自我封閉的神修者。他對親友的關愛不僅沒有減退，而且不斷加深。他花幾小時與祖母交談，或讀書給她聽。他亦找到不同方式發揮他的使徒精神。他善待病人，全鎮皆知。他的一位朋友寫道：「當時鎮上有些傷殘人士，多年來無法自行離開房子。安德肋認識他們每一個，經常探望他們。」他也關心鎮上居民的靈性和物質需要。他發現新教的宣傳和社會主義的崛起使人們對信仰日漸冷淡，於是主動搜集和分發天主教刊物，亦組織流動圖書館，造福全鎮居民。

2. 初學生活

科利佐

安德肋的假期結束後，在母親陪同下抵達初學院，母親把他交託給長上，並說：「神父，這是很大的犧牲，但我樂於奉獻。請你培育安德肋成爲聖潔的司鐸，並爲我祈禱，使我也好好養育其他孩子。我今生別無所求了。」這番話顯出真正的基督徒母親情懷。

初學院剛剛遷至杜林數哩以外的村莊科利佐(Fogliazzo)。修會在數週前購入一座破舊荒廢的宅邸，改裝爲初學院，容納百多位初學生和職員。1886年11月6日，鮑思高神父到此主持授予會衣典禮，喜見這座新初學院的生活清貧刻苦。那裡只有幾張椅子，鮑思高神父及其他賓客看著初學生把椅子從客廳搬到聖堂，由聖堂移至食堂，再由食堂移至其他地方，以接待賓客，給逗樂了。有人聽到鮑聖說：「我很高興，這是個好開始。」

初學期第一階段

初學師猶利·巴利士(Julius Barberis)是鮑思高神父的知己。鮑聖曾談論他說：「很少人像巴利士般瞭解我。」早在猶利 14 歲時，鮑思高神父已對他說：「我們永遠也是朋友……你將要作我的助手。」他是慈幼會首位出任鮑聖副手的會士。

戰勝自我：巴利士神父寫道：「安德肋自加入初學院首天，便開始認真對待一切。他並非做事漫無目標的人，不會得過且過。他做事必有清晰目標……他與我首次交談時，謙卑地懇請我儘管糾正他，並說他會衷心感激這樣的愛德行動。這位年青初學生正是憑藉此等直率和謙卑的行為獲得無數恩寵，帶領他邁向成聖。」安德肋努力使所有行動都出於完全純正的意向，他性情傾向我行我素，成績總是名列前茅。他知道別人欣賞他的才智和其他優點。除了遠較同伴出色外，他也努力光榮天主，活出聖詠禱文：「上主，光榮不要歸於我們，不要歸於我們！只願那個光榮完全歸於你的聖名。」(詠 115:1) 安德肋在其靈修日記的首幾篇，寫下這決志：「無論我在學業或任何方面取得成功，也要歸功於天主。」

他也在日記寫道：「我清楚知道，我在神修進程的主要障礙，就是驕傲。我會努力克服在學業和其他方面的驕傲。我不會談論自己：在參加娛樂活動時，我會避免固執己見……領聖體後，我會熱切及堅定祈求這德行。我最喜愛的短禱將為：『良善心謙的耶穌，請使我心相似你心……我謙抑自下時，要完全保持緘默。』」

他的虔敬和謙卑毫不虛偽。安德肋的謙遜出於真誠，不會像弱者般時常無病呻吟。他的謙卑有另一特點，就是尊重其他初學生，使他獲得眾人愛戴。他認為與自己相比，他們都是聖人。

「**我要成聖**」：科利佐的神修培育採用聖依納爵的神修方式，因此聖類斯、聖若翰·伯滿(St. John Berchmans)、聖達尼老(St. Stanislaus Koska)等自然成為他的聖德模範。早在冷照生活時，他的座右銘就是：「我下定決心，意志堅定。」他在初學期之初寫信給母親說，他已決定「不計代價地成聖，因為天主已賜我無數恩寵」。他在多年後寫了一本小冊子《有志者，事竟成》(*Volere è potere*)。安德肋深信，為真正認識自己及學習管理生命，默想祈禱和省察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方法。

他的初學師在半年報告中寫道：「安德肋·白德美是最優秀的初學生，具備出眾的品德和知識，而且在服從方面堪稱典範。他經常找方法謙抑自下，特別透過短禱活於天主的臨在下，進步神速。上主允許他面對許多嚴峻的考驗，他因此受苦至今。然而，在天主的恩寵協助下，他克服所有考驗，繼續勇敢無畏地戰鬥。」

初學期後半部

雙重愛情：巴利士神父以愛描述安德肋的神修生活，尤其在他初學期後半部：敬愛耶穌聖心和孝愛聖母。他說：「這兩種愛是安德肋在神修之路突飛猛進的主要原因。」

聖體櫃實在是安德肋的生活中心。他在靈修日記中寫道：「無論我在哪裡，不管在學習或消遣，在食堂或宿舍，我總是思慕聖體櫃和聖母祭台。無論我身處何方，也會透過短禱向上主和聖母表達我的愛。」

特別敬禮：他向上主祈求許多恩寵：星期一祈求潔德，星期二祈求傳教聖召的恩寵，星期三藉著聖若瑟的轉禱祈求潔德和謙遜，星期四和星期五特別祈求耶穌聖心讓他的兩個朋友成聖，星期六祈求潔德和在小事上忠信。

他亦記錄一些敬禮聖母的神工，作為自用及幫助幾個摯友，記錄日期應為五月，他稱之為「與聖母共度一天」。「清早起床，我們要向聖母問安，晚上就寢前求她祝福我們，準備我們的心在翌日相稱地領聖體。開始工作前，或經過她的聖相或聖像時，應再次祈求她的祝福：學習遇上困難，應祈求『上智之座』，在書本上寫上她的名號或簡稱，書桌放置她的聖相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要經常到她的祭壇，以稚子的信賴全心交托給她，向她傾訴我們一天的成敗、我們的決志、努力和困難。她是我們的母親，我們要向她的傾訴一切。」

宣發永願

七月底考試結束後，安德肋顯然很疲倦。他的長上決定讓他和一個同伴到冷照休息。鮑思高神父勞碌的羅馬之行結束後，也到冷照小休，因此安德肋在冷照有機會與鮑思高神父交談數小時。安德肋返回科利佐後，初學生開始進行退省，為 1887 年 9 月 23 日舉行的宣發聖願作好準備。鮑思高神父答應到科利佐參加慶典，後來健康日漸衰退，無法成行。因此，初學生須前往瓦沙利切(Valsalice)，由鮑聖在那裡主持發願儀式。1887 年 10 月 20 日，安德肋·白德美在鮑思高神父面前宣發永願。

3. 晉鐸培育

哲學培育（瓦沙利切）

白德美修士在瓦沙利切接受初學後培育。那裡有出色的培育導師。他們熱誠親切，但要求極高。雖然白德美較喜歡文學，但同樣努力學習其他各科。「我會效法鮑思高神父慎用時間。學業本分為先，如果尚未溫習好每天的課程，我不會讀其他書，即使是神修書籍。」畢塞特神父(Fr. Piscetta)說：「安德肋出於服從而學習。我敢說，即使在這些歲月，他仍只為光榮天主而活，並渴望準備自己造

福人靈。」

安德肋的哲學知識日益增長之餘，亦重視靈性生命的成長。鮑思高神父逝世後，他付出極大努力，效法他的偉大生活。這位年青慈幼會會士寫信給母親說：「我現在只希望相稱地作會祖的神子。」為消除感情用事的危險，安德肋修士請求長上批准他作特別補贖，但長上沒有批准。

神聖的友誼

安德肋熱心親切，渴望與性情相近的人結為摯友。他在冷照和科利佐也有朋友，而最親密的朋友就是在瓦沙利切結識的奧古斯多·查托斯基(Augustus Czartoryski)，流亡法國的波蘭王子。雖然安德肋修士是在科利佐初遇王子，但他們是在瓦沙利切開始深交，成為一生的摯友。長上不但沒有阻撓，而且鼓勵他們的友誼。在年終，修院讓身體虛弱的奧古斯多神父到賓南高(Penang)養病，還安排安德肋陪伴和幫助他，並鼓勵他定時散步和做運動。翌年，他們的關係更加密切。王子再次生病，給送到冷照休養，安德肋再次獲派作他的同伴和護守天使。

教學生活

白德美的哲學課程結束後，在科利佐任教古典文學。然而，他的工作比一般老師更繁重，須兼顧監督青年，自己也要進修神學及修讀大學學位。可是，他最重視學生的進度，因此得犧牲他的文學天賦。

華雷神父(Father Valle)憶述：「神職修士白德美有三個本分，每個本分都足以使人忙得不可開交。他一向以信德和服從精神工作，把教學工作放在首位，其次是他的神學課程，最後才是大學生的本分。」他的學生寫道：「我目睹他煞費苦心備課：參考大量書籍、寫下大堆筆記、每天批改許多作業……」然而，他的主要目標就是以真正的基督徒精神教學，使教學工作具有超性幅度。他寫信給一位向他請教的朋友道：「不應過分地把課室變為聖堂，把講課成為講道。必須盡責傳授知識，但別忘記教師亦須兼顧培育基督徒品德，這亦是教師的主要工作。」他認為在娛樂活動樹立善表與教學同樣重要：「應讓學生感到我們敬畏天主，遵守祂的誡命，祂的愛是我們所有行動的主要動力。」

抱恙在身，努力不懈

大家可能奇怪，他怎能同時兼顧那麼多的工作：修讀神學、教授 100 個青年、往杜林的大學聽講課。他只在星期四不用授課時到大學，每週聽課一次，以符合資格應考。他借助同學筆記，得以跟上大學課程。由於健康欠佳，每週到 30 哩以外的杜林並不容易，尤其是在冬季。有幾次，他要第二天早上才有氣力回來，約在上午八時三十分返抵會院，先去領聖體，如果時間許可便吃早餐，但

總是準時上課。他在杜林與其他同學相處後，想到為大學生的神益成立天主教同學會。後來這個組織培育了真福傅喬治(Blessed Pier Giorgio Frassati)等聖善青年。安德肋非常勤奮，絕不浪費一刻時間。他懂得如何不慌不忙地盡快把工作做好。四個月以來，事事順利。

二月某天，他如常到杜林大學聽課。他虛弱的身體承受不了勞累的火車旅程，終於患上嚴重的出血症病倒了。1891年2月20日是他人生的轉捩點。那天開始，他再沒有回復健康。然而，這位聖潔的神職修士認為，為基督受苦是特恩，因為鮑思高神父曾向他的神子保證，如果任何一個會士過勞而死，修會便獲得勝利。

4. 司鐸生活

無法康復

安德肋在八月底離開薩瓦(Savoy)往杜林，途經家鄉奧美良，長上希望家鄉環境對他的身體有幫助。臨近冬季，安德肋修士離開奧美良，往氣候較溫和的阿拉西奧，但在翌年春季，他的健康明顯改善，能夠花點時間修讀神學。然而，他感到這只是暫時性的改善。他寫道：「我服了所有開給我的藥，但正在準備死亡。仁慈的上主讓我親嘗他的恩寵，我非常高興。」科利佐及瓦沙利切的學生都祈求安德肋早日康復。每當體力許可，這位天主忠僕便溫習神學。一眾長上和會士也盼望他晉鐸。終於，安德肋·白德美獲豁免遵守聖教法典的年齡限制，在1893年1月8日晉鐸，儀式在華道谷的鮑思高神父小堂舉行，由賈烈勞蒙席主持，只供親友出席。他母親只能趕及參加他第二次舉行的感恩祭。五月底，他聽從醫生勸告，也為了讓父母高興，轉到奧美良養病，在那裡逐漸恢復體力和健康，透過愛護貧苦者和孩子表達他的司鐸熱忱。

病情嚴重

安德肋看似日漸好轉，有一天更精神得可登山到山上的聖堂，那是他年少時經常到訪之地。然而，他損耗過多體力，以致嚴重出血，不久便病重，甚至領了臨終聖事，但在幾天後又好轉過來。

渴望死在鮑思高神父身旁

一天，他一個少年時代的朋友來訪，他歡喜地起床問候他，但無力地倒在他懷中。他發現，往日所憧憬精力充沛的積極生活，已不能實現。他知道這病已無法痊癒，因此有一刻感到沮喪，但很快重獲心靈平安，因為他深信這病蘊藏天主的旨意，正如聖詠詩人所說：「我依照你的訓令，遵行法律的正道。」(詠 16:4)

秋季將至，白德美神父表示想返回修會大家庭。他懇求長上豁免他服用特殊藥

物 and 任何特別療法，例如轉換環境、昂貴的特別藥物等。長上批准這請求，讓他十月到杜林。他抵達瓦沙利切後，住在一個可眺望聖體櫃的房間。

寫作的使徒

在 1894 年底左右，白德美神父開始寫作，在臨終十天才擱筆。他先與費里教授 (Professor Ferri) 撰寫多篇有關當代外國文學的論文，其後撰寫以下作品：

- 《聖瑪利亞·瑪加利大傳記》(1894)、《聖方濟·亞西西傳》(1895)
- 《聖貞德傳》(1895)、《聖李德文傳》(St. Lidwin, 1895)、《珍珠與寶石》(Perle e Diamanti, 1896)
- 《意志就是力量》(Volere e' Potere)、《小罪》、《聖多瑪斯·摩爾》(劇作)、《拿破崙傳》
- 《晨星》(Aurora degli astir)、《鮑思高神父格言》
- 《聖若翰·喇沙傳》(St. John de la Salle)、《聖達尼老傳》(St. Stanislaus Kostka)、逝世後出版的《聖猶利及聖儒里安傳》(St. Julius and Julianus)

III. 聖德昭著

祈禱生活

安德肋臨終數年特別在祈禱、受苦和工作中度過。他曾對一位摯友說：「每人也要履行本分。你獲賜健康，可以工作。天主收回我的健康，讓我受苦。我們的修會需要受苦的人。請為我祈禱，為使我盡忠職守。」他每天清早五時起床，花數小時祈禱和學習。朝拜聖體的時間為他當然是充滿神樂的。他在瓦沙利切首兩年，通常只在鮑思高神父之墓附近的憂苦之母小聖堂主持感恩祭。為他輔彌撒的修士作證說：「他虔誠地舉行感恩祭，逐字清晰地誦唸禱文……他心地善良、面容煥發天上的光輝，對我的微不足道的服務充滿感激，因此我開始期待為他輔彌撒——我知道我在為聖人輔彌撒。」白德美神父是信、望、愛三德的典範，非常出色，以致一位著名的會士說：「白德美神父是否聖人？當然是，而且是非凡的聖人，出類拔萃！」

聖女小德蘭寫道：「唯有謙遜使我們與天主結合。」毫無疑問，白德美神父的主要祈禱內容，就是日益渴望謙卑及馴服於天主：「上主，求你使我謙卑，真正的謙卑。」白德美取得修會最新的名冊，為所有人祈禱，上至總會長，下至最年青的初學生。同樣，他也向天主訴說母佑會所有修院的需要，尤其是她們的初學院。

為整個教會奉獻自己

1895年12月15日，這位聖潔的司鐸在聖愛之神的特別推動下，正式撰寫禱文，為教宗、主教、司鐸、男女修道者、受苦者、煉靈、外邦人的得救等整個教會的需要，獻上自己作為犧牲：「我獻上自己，作為犧牲。如果其他星球有人居住，而他們也需要救贖，我也為他們獻上自己。」這篇禱文的中心在最後一段：「上主，求你拯救眾人，只要責罰安德肋就夠了。」

他用自己的鮮血簽署這篇偉大的禱詞後，附上五大洲地圖，放在懷中，隨著每個心跳獻給上主。

受苦的使徒

他在晨禱時，感謝天主創造他、救贖他、讓他成為司鐸及修道人，亦感謝天主「賜我疾病作為成聖的途徑」。一天，他的朋友貝魯奇神父(Fr. Bertolucci)同情他的病苦，說：「真可惜，你生病了，無法工作……」白德美神父打斷他說：「不，我們不應這樣說。天主知道祂在幹甚麼……你獲賜健康，可以工作，但我的使命就是生病……」他曾寫信給母親說：「天主多愛我啊！祂帶領我走過十字架的苦路，那是祂保留給所愛的人的成聖捷徑。」除了身體的痛苦外，他的望德和潔德也受到嚴峻考驗。隨著時間過去，他日益渴望受苦。1897年，他出於至高之愛，寫信給總會長彌額爾·盧華神父：「我沒有復原的希望了，但我還不想死去，我要活著，受更多苦。」他亦說過，憑藉天主的恩寵，他樂於忍受所有痛苦，直至審判之日。

天人之間的代禱者

他在靈修日記中，透露他如何置於天人之間，履行代禱者的使命：

「我在聖體櫃前懇禱五小時，祈求罪人及所有異邦土地的人皈依。我決定與耶穌的慈悲之心角力，迫使他拯救眾人。我決定模仿雅各伯，與天主的公義角力，為我的弟兄平息祂的義怒……」

IV. 與世長辭

身體虛弱，意志堅強

1897年初，白德美神父的體力明顯急劇衰退。他到華道谷的聖母進教之佑堂，在聖母祭壇前祈禱良久，並感謝她這「疾病的恩寵」。

六月份，他再度出現嚴重出血症狀，但這次在數天後便好轉，他可重新投入工作。到了聖母升天節，他再次病危，還染上腸胃炎。當時，他寫信給盧華神父

說：「這是聖母的恩賜。我越是痛楚，越是渴望為上主受苦。」他盡忠工作和祈禱，經常寫作和朝拜聖體。

孤獨離世

他曾對巴利士神父說：「只有能多幫助一個靈魂，我樂於承受這些痛苦，甚至更多，直至審判之日。」巴利士神父說：「最使我感動的，就是他蒼白憔悴的容顏混雜了難以言喻的憂傷、喜樂和平安。」

1897年12月30日，總會長探望患病的白德美神父，但沒有察覺他命不久矣。因此他前去主持感恩祭。可是，他還未祝聖聖體，安德肋·白德美已往天上接受賞報了。白德美曾祈求說：「上主，請賜我分擔你遭遺棄在十字架上的痛苦。」上主俯允了他的祈禱。他沒有領受臨終聖事，沒有神父給他降福，沒有弟兄圍在床邊給他臨終的安慰，而只有劇烈的痛楚。他的愛是沒有任何感官慰藉的愛，是祭品的愛。

這位聖潔司鐸的遺體給送到神學院小堂，在小堂舉行追思彌撒。大家都認為他們在天主前多了一位代禱者。按家人意願，他的遺體給送返家鄉奧美良，安葬於他領洗的聖堂。

光榮列品

安德肋·白德美的真福列品程序於1920年7月正式展開。列品調查結束後，教宗簽署法令，確認他偉大的德行。如此，他在1966年榮列可敬品。

重要日期

可敬者安德肋·白德美

1870年	生於意大利奧美良
1883年	就讀冷照慈幼會學校
1887年	宣發永願
1893年	晉鐸
1897年	與世長辭
1920年	列品程序展開
1966年	榮列可敬品